

知堂雜詩抄



知堂杂诗抄

周作人

郑子瑜 藏稿

岳麓书社印行

责任编辑：鄢 琨
装帧设计：胡 颖
(封面题字集周作人书)

知 堂 杂 诗 抄

周作人·著

岳麓书社出版 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7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80,000 印张：4.875 印数：1——10,000

ISBN 7—80520—004—1/I·3

书号：10285·85 定价：1.25元

知堂雜詩抄序

近日依照曹聚仁先生的提議，開始寫「葉聖談往」，字到兩午午到日本去，已經有十萬字的样子，大概到五回時節，按該有二十萬字了罷。我不想學名人各自叙，一半扯淡，就是說真話之外還有誇，所以不免枯燥，但有時跑野馬，那也是難免的，只要野馬跑得好，不十分跑出境外，原來是很好玩的，但是那很要費工夫去斟酌罷了。為的找尋材料，我把從戊戌至乙巳年的舊日記拿出來重新看了一遍，除抄了些年月根據以外，發見好些幼稚不堪的舊話，都是題記中好材料。現在抄錄成首在這里。如「庚子送灶即事」和「專創生作」云：

「角黍雜饈糖，一樽臘酒香。近來求富貴，出處供黃

羊。又辛丑正月廿五日送鲁迅往南京，和别诸弟。三首原韵云：

一片征帆逐雁飞，江干烟树已翻翻。茶花独立坊间恨，却忆联牀话雨时。

小桥杨柳野人家，酒入愁肠恨转加。芍药不知离别苦，当阶犹自竞春花。

家食於今又一年，故人破浪泛楼船。自题鱼鹿终年就，欲撒重均问昊天。

在甲辰年的日记里边，又找到一首诗，我在这记曾引用一部分，因为全篇记不得了，现在把原文录後，这是十二月廿九日即是除夕的日记：

「又就闾，予之感怆如何乎，盖年非一半生主義而已。除夕予有诗云，東風三月烟花好，秋意千山雲樹

也。冬最年性今歸去、明朝又得及春游。可以見之。

予之主義非僅樂生、直併樂死、小陸詩云、一年
倏就除、凡物何遽紫。百世良德德、白日能人尽。既不
以大椿、便应如朝菌。一死息群生、何處問灵蠢。可以
見之。

在這同时、也併找到了詩稿「秋草同吟」的一篇序文。
其文云：

「予家会稽、入东门凡三四里、其家荒僻、距市遼遠。
先人敝庐數椽、聊足蔽风雨、廬後一圃、蕪荒絕乎所有。
枯尋棠柳、倚徙端時、每自露下、秋草滿園而已。予心
愛如之、因以園客自稱、時作小詩、歷七八年未得撰集
去、雖棄之可得一小快、而已多付之腐州矣。今春閑居
無事、因撫存一二、聊以自娛、仍名秋草、庶不忘園也。

嗟夫，百年更隔，萬事嗚呼。對此茫茫，餘年悵悵。前
因未昧，野花衰草，其逐我久矣。卜築西山，詔就在耳。
而紋竹徒存，吾何言乎。雖有園又烏得而居之？惜其聲
聞而日詩，哭於歌歎，角臥山鬼，對月而夜嘯歎，抑悲
風戚戚之振白楊也。龜山之松柏何事走耶，茶花其如故
耶？秋草荼菁，如入夢寐，春几耕至，條意如何，過南
郭之原，其餘年惘惘而雪涕也。丙午春日秋草園客記。
題記里所說的「獨向龜山望松柏，夜烏啼上最高枝」，大槩
也是那時候所作，但是上章却已經忘記了。

我這裏的雜詩抄和那秋草園吟是兩個時期的作品，
後半是二十二歲以前所作，雖然是幼稚渾陋，但的確
是當作詩去做的，可是做不好，這是才力所限，是沒法
的事。前半則原來就是打油話，從那所謂五十自壽的兩

肯逐诗起头，便是五十七岁以后的事情了。这些诗题都称作打油，可是与普通闹玩笑的打油之作不同，所以我改叫它做隼诗，这在这记里说的很清楚了，所以现在也不多赘。这以前的话差不多只是退了新得的材料，来给题记做一些补充罢了。

现在再来回检这隼诗抄出板的事说明一下，却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便是这完全由于郑子瑜先生的好意帮忙，隼诗抄才有出板的希望。这些隼诗全是十多年前所写的东西，本来也不值得多耗费纸墨来印刷它，可是郑先生却热心的给设法，我想印出来也好，可以给人看的人去看，省得抄录之劳，于是便欣然答應了。这抄里所收的隼诗全是零聊的东西，自己看了也不满意，但是郑先生终究出板的事，总是值得感谢，就是他不知道为什

灰看中了这些不成东西的打油诗，似乎未免要於他的明
鉴有损，那又是我所觉得很是惶恐的了。

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日，知堂记於北京，时年七十
有七。

前序

我向不会做旧诗，也并没有意思要去做它，然而结果却写了这一册。我本不预备发表，向人请教，现在却终于印了出来。这全是偶然的事情。古人有言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我哪里有这种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材料，要来那末苦心孤诣的来做成诗呢？也就只有一点散文的资料，偶尔想要发表罢了。拿了这种资料，却用限字用韵的形式，写了出来，结果是一种变样的诗，这东西我以前称之为曰打油诗，现今改叫杂诗的便是。称曰打油诗，意思是说游戏之作，表示不敢与正式的诗分庭抗礼，这当初是自谦，但同时也是一种自尊，有自立门户的意思，称作杂诗便心平气和得多了。这里包括内容和形式两重，广如题记中所说，有如散文中的那种杂文，仿佛是自成一家了。但这也是后加的说明，当初不过有点意思，心想用诗的形式记

了下来，这内容虽然近于散文，可是既称为诗，便与诗有一点相同的地方，便是这也需要一点感兴。古人说，诗穷而后工，工不工也难预约，总之这与所处的时地是很有关系的，在黑暗时代里感触更多，也就写的不少，到了环境改变这就不一样了，在解放以后便连一篇也没有写过，所以这些东西乃全是在南京老虎桥所作的。上边所说偶然成集的事情，便是如此。这首诗的中间有一部分是《儿童杂事诗》，共计七十二首，一九五〇年曾经在上海《亦报》上发表，此外《往昔》三十首亦自成片段，却尚未发表过。本来这种东西欲出斯出，能事已毕，也别无敝帚自珍的意思，但友人知道我有这作品，特别是那两样稍成片段的，辄来信索观，只好花了好些工夫，自来抄录，虽然我的时间不很珍贵，但也是一种负担，于是有人怂恿付诸印刷。其中第一位侨居新加坡的郑子瑜先生，彼此尚未见过面，只因大家都看重《人境庐诗》的关系，因而认识了，他曾提议出版，可是机缘不曾成熟，故而作罢，但是他的好意是很可感激的。第二位便是朱省斋先生，他先前创办《古今》半月刊的时候曾

经相识，现侨居香港，经他介绍在新地出版社出版，使这十餘年前的旧作，得与今日的读者见面，在我可以省抄写之烦，这是十分可以感谢的事了。这里便是偶尔印了出来的经过。前后事情既已交代清楚，我这自序的任职也就完了。

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八日，知堂记于北京。

附记

《老虎桥杂诗》原稿本来有六部分，第一分《忠舍杂诗》性质杂乱，第六分系题画诗九十四首，多应需之作，今悉从删削。

知堂杂诗抄目录

序 (两首)	一
一 苦茶庵打油诗二十四首	一
二 苦茶庵打油诗补遗二十首	一三
三 老虎桥杂诗补遗 (忠舍杂诗) 十三首	一九
四 往昔三十首	二五
五 丙戌丁亥杂诗三十首	三九
六 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	五七
七 题画五言绝句五十九首	八五
八 杂诗题记	九七
附 自寿诗两章	一〇三
跋 (郑子瑜)	一〇九

外编

一 诗五十七首·····	一一七
二 集句十二首·····	一二九
三 联十二首·····	一三三
后记（陈子善）·····	一三七

苦茶庵打油诗

民国二十三年的春天，我偶然写了两首打油诗，被林语堂君拿去在《人间世》上发表，硬说是五十自寿，朋友们觉得这倒好嬉子，有好些人寄和诗来，其手写了直接寄在我这里的一部分至今都还保存着。如今计算起来已是十年头荏苒的过去了，从书籍的抽屉里把这些手迹从新拿出来看，其中有几位朋友如刘半农、钱玄同、蔡子民诸先生现今都不在，半农就在那一年的秋间去世，根据十年树木的例，墓木当已成抱了，时移世变，想起来真有隔生之感。有友人问，今年再来写他两首么？鄙人听了甚为惶悚，唯有采取作揖主义，连称不敢。为什么呢？当年那两首诗发表之后，在南方引起了不少的是非口舌，闹嚷嚷的一阵，不久也就过去了，似乎没甚妨害，但是拨草寻蛇，自取烦恼，本已多事，况且众口烁金，无实的毁谤看似无关重要，世间有些重大的事件往往可由此发生，不是可以轻看的事情。鄙人年岁徒增，修养不足，

无菩萨投身饲狼之决心，日在戒惧，犹恐难免窥伺，更何敢妄作文诗，自蹈覆辙，此其一。以前所写的诗本非自寿，唯在那时所作，亦尚不妨移用，此次若故意去做，不但赋得难写得好，而且也未免肉麻了。还有一层，五十岁是实在的，六十岁则现在可以不是这样算，即是没有这么一回事。寒斋有一块寿山石印章，朱文九字云「知堂五十五以后所作」，边款云庚辰禹民，系民国二十九年托金彝斋君所刻。大家知道和尚有所谓僧腊者，便是受戒出家的日子起，计算他做和尚的年岁，在家时期的一部分抛去不计，假如在二十一岁时出家，到了五十岁则称曰僧腊三十。五十五岁以后也便是我的僧腊，从那一年即民国二十八年算起，到现在才有六年，若是六十岁，那岂不是该是民国八十八年么。六十自寿诗如要做的话，也就应该等到那时候才对，现在还早得很呢，此其二。

以上把现今不写打油诗的话说完了，但是在这以前，别的打油诗也并不是不写。这里不妨抄录一部分出来，这都是在事变以后所写的。照年代说来，自

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十月，最近一年间并没有著作。我自称打油诗，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，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，同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，只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，表现当时的情意，与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。因此名称虽然是打油诗，内容却并不是游戏，文字似乎诙谐，意思原甚正经，这正如寒山子诗，他是一种通俗的偈，其用意本与许多造作伽陀的尊者别无不同，只在形式上所用乃是别一手法耳。我所写的东西，无论怎么努力想专谈或多谈风月，可是结果是大部分还都有道德的意义，这里的打油诗也自不能免，我引寒山禅师为比，非致攀高，亦只取其多少相近，此外自然还有一位邵康节在，不过他是道学大贤，不好拉扯，故不佞宁愿与二氏为伍，庶可稍免指摘焉。打油诗只录绝句，虽有三四首律诗，字数加倍，疵累自亦较多，不如藏拙为愈，今所录凡二十四首。

其一至二

燕山柳色太凄迷，话到家园一泪垂，长向行人供炒栗，伤心最是李和儿。